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振一

感應緣

略引八驗

前周葛由

晉釋耆域

晉竺佛圖澄

晉竺法印

宋釋寶意

宋釋杯渡

宋釋玄暢

雜俗幻術

前周葛由蜀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乘木羊入蜀中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在峩眉西南高無極也隨之

者不復還皆得神道故里論曰得綏山一桃雖不能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數十處見搜神記

晉洛陽有釋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倣儻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不恒時人莫之能測自發天竺至于扶南經諸海濱

爰涉交廣並有靈異既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船人見胡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域已度前行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而去兩岸見者隨從成群以晉惠之末至于洛陽諸道人悉爲作禮域距

踞宴然不動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  
支法淵從羊中來竺法興從人中來又譏諸  
衆僧衣服華麗不應素法見洛陽宮城云髣  
髣似忉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域  
謂沙門者闍密曰匠此宮者從忉利天來成  
便還天上矣屋脊瓦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  
咸云昔聞此匠實以作器著瓦下又云宮成  
之後尋被害焉衡陽太守南陽滕永文在洛  
寄住滿水寺得病經年不差兩脚攀屈不能  
起行域往看之曰君欲得病瘥不因取淨水

一盃楊柳一枝便以楊枝拂水舉手向永文  
而祝曰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即起  
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  
問永文樹死來幾時永曰積年矣域即向樹  
祝如祝永文法樹尋華發扶疎榮茂尚方署  
中有二人病將死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白  
布通覆之祝願數千言即有臭氣燻徹一屋  
病者云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有若塗  
一淤泥者數升臭不可近病者遂活洛陽近亂  
辯還天竺洛中沙門竺法行者高足僧也時

人令請域曰上人既得道之僧也願留一言以爲永誠域曰可普會衆人也衆旣集域昇高座說偈云

守口攝身意 慎莫犯衆惡 修行一切善  
如是得度世

言絕便禪默行重請曰願上人當授所未聞如斯偈義八歲童子亦已諳誦非所望於道人也域笑曰八歲雖誦百歲不行誦之何益人皆致敬得道者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吾言雖少行者益多也於是辭去數百人各請

域中食域皆許往明日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謂獨過來相酬問方知分身降焉旣發諸道人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迺以杖畫地曰於斯別矣其日有從長安來見域在彼寺中又賈客胡濕登者集一即於是日將暮達域於流沙中計見已行九千餘里旣還西國不知所終

晉鄴中有竺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貞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雖未讀此土儒史而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皆

暗若符契無能屈者自云再到罽賓受講名師西域咸稱得道者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弘大法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物以麻油雜臘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潔齋者同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効驗迺潛伏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爲威沙門遇害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止略家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勒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

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爲徵因而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爲證即取應器盛水燒香祝之須臾生青蓮華光色曜目勒由此信伏澄因而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彗孛現於上恒象著見休咎隨行斯迺古今之常徵天人之明誠勒甚悅之凡應被誅殘蒙其益者十有八九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迺避至黑略舍告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信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

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  
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  
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  
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耳襄  
國城塹水<sup>井</sup>源在城西北五里園丸祠下其水  
暴竭勒問澄曰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勑龍勒  
字世龍謂澄嘲已答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  
相問耳澄曰此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  
神龍居之今往勑語水必可得迺與弟子法  
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坼

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牀燒安  
息香祝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忽然微流有  
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竟往  
視之澄曰龍有毒氣勿臨其上有頃水大至  
隍塹皆滿澄預記萌兆難可具述盡勒登位  
已後事澄彌篤時石葱將叛其年澄誠勒曰  
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  
也勒頒告境內慎無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  
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石  
虎有子名斌後爲勒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

七已涉二日勒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迺取楊枝祝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勒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詣寺灌佛爲兒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子弘襲位少時虎廢弘自立遷都于鄴稱元建武傾心事澄有重於勒迺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傾何以旌德從

此已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尚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至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勑魏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時澄止鄴城內中寺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觀澄澄逆笑曰昨夜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

爾不識乎佐愕然愧懾於是國人每共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面涕唾便利者時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裏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迎之邃即馳信住視果已得病大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病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後晉軍出淮泗壘北瓦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寇佛無神矣澄明日早入虎以事問澄因諫虎

曰王過去世經爲大商主至罽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微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盡當更鷄身後王晉地今王爲主豈非福耶壘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爲怨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迺信悟跪而謝焉虎嘗問澄釋一佛法不殺朕爲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既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詎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揚三寶不爲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兇愚無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

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法雖復傾財事法無解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虎雖不能盡從而爲益不少虎尚書張離張良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淨無欲慈矜爲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慾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離等後並被戮滅盡澄尚遣弟子向西城市香旣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其處被劫垂死因燒香祝願遙救護之弟

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卒難可尅虎屢行敗績方信澄誠又黃河中舊不生鼈忽得一以獻虎澄見而歎曰桓溫其入河不久溫字元子後果如言也澄嘗與虎共弟一昇中堂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灾仍取酒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

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落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落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諫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于別室澄時暫入東閣虎與后杜氏問訊澄澄曰脅下有爲彗星下掃鄰宮也虎不從之以鐵鎖穿宣頸牽上薪穢而焚之收其宮屬三百餘人皆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也杜后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

但使少者不昏遂便寓言不復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誠故獲免及宣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乃重福耶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掃鄰宮也虎不從之以鐵鎖穿宣頸牽上薪穢而焚之收其宮屬三百餘人皆轘裂支解投之漳河澄迺勑弟子罷別室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妖馬駿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

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灾其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群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殿乎林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棟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恨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禁一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迺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即遣人與虎辭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灾幻之軀化期已既旣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和

尚有疾迺忽爾告終即自出宮詣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脩短分定非所能逃夫道重行全德貴無怠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違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怠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誠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沒無遺恨虎悲慟嗚咽知其必逝即爲鑿墳營墳至十二月八日卒於

鄴宮寺是歲晉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悲哀號赴領國春秋一百一十七矣仍定於臨漳西柴陌即虎所創塚也俄而梁犢作亂明年虎死冉閔篡位弑石種都盡閔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傍先有一孔圓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生拯救危苦當二石凶強虐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不知耳佛調菩提等數十名僧皆出自天竺康居不遠數萬之路足涉流沙詣澄受訓樊河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跨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達精理研測幽微澄自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棄家入道一百九年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無欲無求受業追隨常有數百前風姿詳雅妙解深經傍通世論講說之日正後門徒幾逾一萬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標宗政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復慈洽蒼

生拯救危苦當二石凶強虐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不知耳佛調菩提等數十名僧皆出自天竺康居不遠數萬之路足涉流沙詣澄受訓樊河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跨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達精理研測幽微澄自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棄家入道一百九年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無欲無求受業追隨常有數百前風姿詳雅妙解深經傍通世論講說之日正後門徒幾逾一萬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標宗政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復慈洽蒼

生時錫杖及鉢內棺中後冉閔篡位開棺唯得鉢杖不復見屍或言澄死之月有人見在流沙虎疑不死開棺不見屍後慕容雋都鄴處石虎宮中每夢見虎啮其臂意謂石虎爲祟迺慕覓虎屍於東明館掘得之屍殮不毀雋踰之罵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爲汝兒所圖況復他耶鞭撻毀辱投之漳河屍倚橋柱不移秦將王猛迺收而葬之麻襦所謂一柱殿也麻襦者即是魏縣流民莫識其族恒著麻襦布裳在市乞丐似狂而是

賢人言同澄公極爲交密初見虎共語了無異言唯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後符堅征鄴雋子暉爲堅大將郭神虎所執竄先夢虎之驗也田融趙記云澄未亡數年自營塚墳澄旣知塚必開又屍不在中何容預作恐融之謬矣澄或言佛圖燈燈或言佛圖燈或言佛圖燈皆取胡音之不同耳

晉沙門竺法印者晉太元中稱爲佳流甚見知遇安北將軍太原王文度友而親之嘗共論說死生報應茫昧難明爲當許其理耳未

能審其實也因爲納誓死而有知果見罪福者當相報告也印後居會稽經年而卒王在都弗之知也忽見印來王驚喜相慰勞問印云貧道以某時病死罪福不虛應若影嚮檀

越宜勤修道德以昇濟神明旣有前約故詣相報言訖忽不復見王自此後乃勤信向

宋京師中興寺有沙門阿那摩低宋言寶意本姓康康居人世居天竺以宋孝建中來止京師善曉經論亦號三藏常轉側數百貝子立知吉凶善能神呪以香塗掌亦見往事宋

世祖施其一銅唾壺高二尺許常在牀前忽有人竊之意取笙席一領空卷祝上數通經于三夕唾壺還在席中莫測其然於是四遠道俗咸敬而異焉

宋京師有釋杯渡者不知俗姓名字是何常

乘木杯渡水因而爲目初見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能測其由來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渡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渡徐行走馬遂而不及至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懸之渡河無假風棹輕疾如飛俄

而渡岸達于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繩  
縷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嚴冰扣  
而洗浴或著屐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  
圖子更無餘物乍往延賢寺法意道人處意  
以別房待之後欲往瓜洲步江於江側就航  
人告渡不肯載之復累足杯中顧眄吟詠杯  
自然流直渡北岸向廣陵遇村舍有李家設  
八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蘆圖  
於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心李見蘆圖當  
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渡食竟提之

而去笑曰四天王福於李家于時有一豎子  
窺其圖中見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  
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三日乃見在  
西界蒙龍樹下坐李禮拜請還家一月日供  
養渡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宰鱠與俗不  
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興伯爲兗州  
刺史遣使邀之負圖而來興伯使人舉視十  
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衲及一木杯後  
還李家復得二十餘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  
裟中時令辦李即經營至中未成渡云暫出

至宿不返乃合境聞有異香疑之乃怪處處覓渡乃見在北巖下鋪敗袈裟於地卧之而死頭前腳後皆生蓮華華極鮮香一夕而葬邑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云見渡負蘆圖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見鞋履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渡禮拜請還家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渡甘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覓蘆圖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止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盡辨渡曰汝但檢見宅中應有欣即窮檢果得

指一

十二

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欣次第熟視皆已新完渡密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萬許識者謂是杯渡分身他土所得噲施廻以施欣欣受之皆爲功德經一年許渡辭去欣爲辦糧食明晨見糧食具存不知渡所在經一月許後至京師時潮溝有朱文殊者少奉法渡多來其家文殊謂渡云弟子脫捨身沒苦願見救濟脫在好處願爲法侶渡不答文殊喜曰佛法默然已爲許矣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

就乞魚魚師施一萎者渡手抒反覆還投水中遊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渡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闖其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渡亦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渡岸經涉會稽十三刻縣登天台山數月而返京師時有外國道人名僧法吒寄都下長干寺住有客僧僧悟若翻囊不有松柏志何用擬風霜閑預此者與吒同房宿於窓隙中見吒取寺刹捧之入雲然後將下悟不敢言但深加敬仰時有一人姓張名奴不知何許人不甚見食而常

自肥悅冬夏常著單布衣法吒在路上行日奴欣然而笑法吒曰吾東見蔡桓南訊三北遇王年今欲就杯渡乃與子相見耶乃題槐樹而歌曰濛濛大象內照曜實何事迷昏子縱惑自招殃樂所少人往二若翻囊不有松柏志何用擬風霜閑預此表長歌出是蒼澄靈無色外應見有緣四曜毗漢后辰麗傳殷王伊余非二仙晦六九方亦見流俗子觸眼致酸傷略謠觀古寧曰盡衿章法吒曰前見先生禪思幽岫

坐百齡大慈熏心靖念枯骨亦題頌曰悠悠  
世士或滋損益使欲塵神橫生悅懌惟此哲  
人淵覺先見身形浮沫矚影遙電累躡聲華  
歲醜章弁視色悟空覩物傷變捨紛絕有斷  
習除戀青條曲蔭白茅以薦依畔啜麻隣崖  
飲游慧定計昭妙真日眷慈悲有增深想無  
勸言竟各去爾後月日不復見此二人傳者  
云將僧悟共之南岳不及張奴與杯渡相見  
甚有所叙人所不解渡猶停都少時遊止無  
定請召或往不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

渡往其家甚見料理聞都下復有一杯渡陳  
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都看之果如其家杯  
渡形相一種陳爲設一合蜜蠻及刀子薰陸  
香手巾等渡即食蜜蠻都盡餘物宛然在膝  
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渡十一即留二弟停  
都寺視餘三人還家家中杯渡如舊膝前亦  
有香刀子等但不敢蜜蠻爲異乃語陳云刀  
子銳可爲磨之二弟都還云彼渡已移靈鷲  
寺其家渡忽求黃紙兩幅作書畫不成字合  
同其背陳問上人作何券書渡不答竟莫測

其然遂絕迹矣都下杯渡猶去來山邑多行  
神祝時度常婢偷物而叛囚追不擒乃問渡  
渡云已死在金城泣邊空塚中往看果如所  
言孔寧子時爲黃門侍郎在解患痢遣信請  
渡渡祝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傷截寧子  
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爲軍人所破二親及叔  
皆被痛酷寧子果死又有齊諧妻胡母氏病  
衆治不愈後諧請僧設齋齋坐有僧聰道人  
勸迎杯渡渡旣至一祝病者即愈齊諧伏事  
爲師因爲作傳記其從來神異大略與上同

也至元嘉三年九月諧入東留一萬錢物  
寄諧請爲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痢  
而死諧即爲營齋并接屍還葬建鄴之覆舟  
山至四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  
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  
杯渡弟子語云莫憂衆師尋來相看答云渡  
練已死何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  
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哀  
者住在南岡下昔經伏事杯渡兒病甚篤乃  
思念恨不得渡練神祝明日忽見渡來言語

如常即爲祝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八日渡復來齊諧家呂道慧聞人怛之祝天期水丘熙等並見皆大驚即起禮拜渡語衆人言年當大凶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其有德可往就其修立故寺以攘灾禍也須臾門上有一僧喚渡渡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諧等拜送殷勤於是絕迹傾世亦言時有見者旣未的其事故無可傳也

宋蜀齊后山有釋玄暢姓趙河西金城人少時家門爲胡虜所滅禍將及暢虜師見暢而

止之曰此兒目光外射非凡童也遂獲免仍往涼州出家其後虜虐剪滅佛法害諸沙門唯暢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日發自平城路遊代郡上谷東跨太行經歷幽冀南轉將至孟津唯手把一束楊枝一把葱葉虜騎追逐將及欲及之乃以楊枝擊沙沙起天暗人馬不能得前有頃沙息騎已復於是投身河中唯以葱葉內鼻孔中通氣度水以八月一日達于揚州洞曉經律深入禪要占記吉凶靡不誠驗宋文帝深加歎重請

爲太子師後遷憩荊州止長沙寺舒手出香掌中流水莫之測也迄宋之季年乃飛舟遠舉西適成都初止大石寺乃手畫作金剛密跡等十六神像至昇明三年又遊西界觀瞻峨嶺乃於峨山郡北部廣陽縣界見齊后山遂有終焉之志仍倚巖傍谷結草爲庵弟子法期見有神人乘馬著青單衣遶山一匝還示造塔之處以齊建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建刹立寺名曰齊興正是齊太祖受錫命之辰天時人事萬里懸合時傳琰西鎮成都欽

暢風軌待以師敬暢立寺之後乃致書於琰曰貧道栖荆累稔年衰瘵積獸毒人謹所以遠託岷界卜居斯阜在廣陽之東去城千步遠迤長亘連壘疊嶺嶺開四澗亘列五峰抱郭懷邑廻望三方負巒背岳遠矚九流以去年四月二十三日創功覆簣前冬至此訪承爾日正是陛下龍飛之辰蓋聞道配太極者嘉瑞自顯德同二儀者神應必彰所以河洛炳有周之地靈石表大晉之徵伏謂茲山之符驗豈非齊帝之靈應耶檀越奉國情深至

使運屬時徵不能忘心豈能遺事輒疏山贊  
一篇以露愚抱贊曰峨峨齊山誕自幽冥潛  
瑞幾昔帝號乃明峯戴聖宇兆祚休名巒根  
雲坦峰岳霞平規巖擬刹度嶺締經創工之  
日龍飛紫庭道侔二儀四海均情終天之祚  
岳德表靈琰即<sup>一</sup>具以表聞勅蠲百戶以充俸  
給後至齊武昇位司徒文宣王勅令汎舟東  
下中途動疾帶患至京傾衆阻望止住靈根  
少時而卒春秋六十有九右六梁高僧傳出

益盛水閉目作禁魚龍立見侯有白米爲鼠  
所盜仍被頭把刀畫地作獄四面門向東嘯  
群鼠俱到呪之曰凡非噉者過去止者十餘  
剖腹看藏有未在焉曾徒跣須履因仰頭微  
吟雙屐自至人有笑其形容者便陽設以酒  
盃向口即掩鼻不脫仍啓頰謝過著地不舉  
永康有騎石山山上有石人騎石馬侯以印  
指之人馬一時落首今猶在山下右此一驗出吳苑

抱朴子曰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  
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皆不得拔弓弩射

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有思乃

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虫有毒者可禁其無刃毒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棒選勇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捉捧彼山賊恃其有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棒擊之彼禁不復行打殺者乃有萬計

范曄後漢書曰永寧元年西南夷禪國王詣闕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在庭作安帝與群臣共觀大奇

之

後魏書曰悅般國貞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脈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淋落或數升或盈升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世祖言是虛乃取囚試之皆驗又能霖雨黑風大雪及行潦水之

池

崔鴻國春秋北涼錄曰玄始十四年七月西域貢吞刀嚼火祕幻奇伎西京雜記曰麴道龍善爲化術說東海人黃公少時能制蛇禦

虎立興雲霧坐成山河

晉永嘉中有天竺人來渡江南其人有數術能斷舌續効吐火所在人士聚共觀試其將斷舌先吐以示賓客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頭半舌猶在既而還取合續之有頃坐以見人舌則如故不知其實斷不也其續斷取綃布與人各執一頭對剪一斷之已而取兩段合將祝之則復還連綃無異故一體也時人多疑以爲幻乃陰試之乃其所續故綃也其吐火先有藥在

器中取一片與黍餽合之再三吹呼已而張口火滿口中因就爇取以燃則火出也又取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衆共視之見其燒然消糜了盡乃披灰中舉而出之故向物也靈鬼志曰太元十二年道人外國來能吞刀吐火吐珠玉金銀自說其所受術推一十七即白衣非沙門也行見一人檐簷上有小籠子可受升餘語檐人云吾步行疲極寄君檐簷人甚怪之慮是狂人便語云自可爾耳君欲何許自曆耶其答云若見許政欲入籠子中檐人逾

怪下擔入籠中籠不更大其亦不更小擔之亦不覺重於先旣行數十里樹下住食擔人呼共食云我自有食不肯出止住籠中出飲食器物羅列餚饍豐腆亦辨反呼擔人食未半語擔人我欲與婦共食即復口出一女子年二十許衣裳容貌甚美二人便共食食欲竟其夫便卧婦語擔人我有外夫欲來共食夫覺君勿道之婦便口中出一年少丈夫共食籠中便有三人寃急之事亦復不異有頃其夫動如欲覺其婦以外夫起語擔人曰可

去即以婦內口中次及食器物此人旣至國中有一家大富貨財巨萬而性慳惈語擔人吾試爲君破奴慳即至其家有好馬甚珍之繫在柱下忽失去尋索不知處明日見馬在五升甕中終不可破便語言君作百人廚以周窮乏馬得出耳主人即狼狽作之畢馬還在柱下明旦其父母老在堂上忽復不見舉家惶怖不知所在開粧器忽見父母澤壺中不知何由得出復往守請之其云當更作千人餘食餉百窮者乃當得出旣作其父母自

在牀上

幽明錄曰安開安城之俗巫也善於幻術每至祠神時擊鼓宰三牲積薪然火盛熾東帶入火中章紙燒盡而開形體衣服猶如初時王疑之爲江州<sub>後一</sub>同王當行陽爲王刷頭簪荷葉以爲帽之有異到坐之後荷葉乃見舉坐驚駭

異苑曰高陽新城叟民晉咸寧中爲淫祠妖幻署置百官又以水自鑒輒見所置署之人衣冠麗然百姓信惑京都翕習收而斬之

異苑曰上虞孫溪奴多諸幻伎元嘉初叛入建安治中後出民間破宿瘦辟遙徹腹內而令不痛治人風頭流血滂沱噓之便斷創又即劖虎傷蛇噬煩毒垂死禁護皆差向空長嘯則群雀來萃夜呪蚊蟲悉死於側至十三年於長山爲本主所得知有禁術慮必亡叛的縛枷鎖極爲重複少日已失所在

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國有化人來<sub>人也</sub><sub>化幻入</sub>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已變物之形又且

易人之慮

其能使人暫忘所知者

穆王敬之若神

桓譚新論曰方士董仲君犯事繫獄陽死目陷蟲蠟故知幻術靡所不有又能鼻吹口歌吐舌斷聳眉動目荊州有鼻飲之蠻南域有頭飛之夷非爲幻也孔煥七引曰弄幻之士因時而作植於種菜立起尋尺投芳送臭賣黃售白麾天興雲霧畫地成河洛

音釋

弭	弭錦	婢	跔	跔	跔胡故切	髮	髮	髮妃兩切
脂	脂也	似	擎	擎呂員切	足	擣	擣女角切	𦗷
脂	脂臍於乾	擎	擎也	擣	擣也	按	按也	𦗷
塗	塗也	依	𦗷	𦗷也	此云	𦗷	𦗷	𦗷
塗	塗也	據	𦗷	𦗷也	此云	𦗷	𦗷	𦗷
頌	頌布也	𠩺	𠩺	𠩺也	𠩺也	𠩺	𠩺也	𠩺也
輦	輦雕也	𠩺	𠩺	𠩺也	𠩺也	𠩺	𠩺也	𠩺也
壘	壘都也	𠩺	𠩺	𠩺也	𠩺也	𠩺	𠩺也	𠩺也
壘	壘居良切	𠩺	𠩺	𠩺也	𠩺也	𠩺	𠩺也	𠩺也
輶	輶車輶也	𠩺	𠩺	𠩺也	𠩺也	𠩺	𠩺也	𠩺也
輶	輶胡憤切	𠩺	𠩺	𠩺也	𠩺也	𠩺	𠩺也	𠩺也
輶	輶車裂也	𠩺	𠩺	𠩺也	𠩺也	𠩺	𠩺也	𠩺也
輶	輶力驗切	𠩺	𠩺	𠩺也	𠩺也	𠩺	𠩺也	𠩺也
輶	輶也	𠩺	𠩺	𠩺也	𠩺也	𠩺	𠩺也	𠩺也



永樂北藏

法苑珠林

第一四一冊